

春天，绿色健康码

包明强

和煦轻盈，以示栅栏的虚无
在忍不住的春里，僭越
一抹浅蓝色天穹，无一丝杂念
桃枝含苞，柳烟朦胧
或远或近的碧水荡漾在眼眸中
争先恐后鸟鸣
有单曲更有合奏

随风轻拂的小草
已把大地染绿
择一处向阳的坡垄坐下
袖珍的荠菜花，像碎白银两
足够我喝上一壶
精致优雅的婆婆纳
蓝色幽梦，缀满祝福

环顾四周，沐浴春风的人
都佩戴绿色健康码
惊蛰的雷，请你记住
我的诗和春蛇

曾在此流连

让春风引路

草木清新逼近我们潸然的胸膛
青山绿水让千里画卷一帧重彩
千百年来，青绿的墨迹
未干，永驻的青春
依然杵立在崭新阳光和
鸟鸣的枝头上

立春从绿色梦境中醒来
一袭藤蔓沿炊烟根部
向上攀援，爱慕的手
写意春风化雨
在山水相依的魂魄里
舞动绵延不绝的生命基色

山川起伏原来是我们高擎而挺拔的
骨骼
江河浩淼始终有我们赓续且流淌的

热血

只此青绿，一脉相承
为一个善于擘画的繁茂明天
打开一扇亘古门扉
让春风引路

所有枝条已准备好了花朵

囤积足够的阳光，开始
融化雪人，摧醒冬眠的木鱼
经过一个冬的沉思和磨砺
打坐的春心有了眉目
是等一个人还是等一个故事
原本灰头土脸，渐渐泛青

小草拉开抒情序幕
掩映青烟绿雾
小鸟荡漾一池碧水
渗暖暖阳晴风
是时候谈婚论嫁了
过期的想法还在酝酿

一夜春风，备孕的桃花让
所有枝条都准备攒动心思
连同准备就绪的万物
期待一场浩大浪漫的花事



春雨有情

一整夜的春雨
给荒野播种生机
今天还在继续

那些若无其事的云
把阳光藏在背后
我确信：欢愉的目光
有些不安分

崭新的雨水
扶风的琴
落在人间
潮湿了草木的心

远处，轻纱覆盖竹林
花朵用自己的来世
换回果儿的肉身

看我。母亲笑了
她说她想起了两件事
一件是披着绵绵春雨嫁给我父亲
一件是我在那年春天出生

梨花盛开

屋后的梨园 柴门虚掩
风，蹑手蹑脚地溜了进去
一不小心，踩白了梨树的枝头

当初，开垦梨园的长者
已安息在这面山坡上
坟头就着太阳
像他生前用过的烟斗

春日归来
梨花信守承诺
年年集体来过
千朵万朵。每一朵
都是对他最深的惦念

乡村春来早

年一过，泥土
便散发出新鲜的气息
仿佛乡间的母亲
把浓浓的饭香
充盈整个屋子

花苞是节气订给春天的

春日归来（组诗）

石泽丰

它们早早地爬上枝头
一场细雨将仪式感
下得满满当当
无须太多的颂词

我闲走于村庄的房前屋后
脚屋里，三两只老母鸡
“咯咯咯”的叫声
正提醒：我们经历了什么
如此一想
忽有风从心上过

江边旧码头

江水抚摸了千万遍
只因风雪来过
又走了。剩下沉默
像贴在地表上的
一块疗伤的膏药

“春风又绿江南岸”了
它，却特别醒目
侧身而过的船只
汽笛声声

一遍遍敲打着
这光秃秃的旧码头

锚链深陷在泥中
无法自拔，索性
死死地拽着东流的江水
以空的境界，完成
后半生的徒劳

“江天一色”被张若虚卖到了唐朝
从此，涂抹在了
文人墨客的精神伤口处
任光阴治疗
斜阳拍案

江水奔腾，这条大河
历练了多少苦难与幸福
浪花翻滚
踏着来路，我想去

解开年轮的绳索

出门

想得太多，门前
一株打着花苞的桃树
顿时语塞。游子
春节后出门的那一刻

一位乡间母亲
整整头一夜
没有让自己房间的灯火
阖一阖眼

山路有些绵长
离乡的那段曲意深远
似在盘问
你的下一个归期

陪你远行的车子
后备箱里塞满了花生、土豆
还有咸鱼和咸肉……
这些都是年前留下来的相思

它们在颠簸中低语
却没有哪一个，临行前
将这种感觉——说破

百思不得其解

泥鳅再滑，捉住它
一个笼子就行
命运无论如何多舛
几个词语足以概括

光调换角度
可以把影子拉长拉短
季节轮回
河水可腴可枯

苍穹罩着万物
在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夜晚
月亮在天上看着我
我在人间望着月亮

缅怀葛冰如先生

（外一首）

孙琦

“在上世纪的前半叶，她作为
教育家的名字在皖省还是相当响亮的”，这是作家苍耳对葛冰如先生的评价。作为她的同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与葛先生同在安庆城内的一所中学任教。她大我三十余岁，堪称前辈。葛先生一生，命途多舛，其身后留有《西行记》、《东归记》、《冰如手稿》和《凌寒阁吟草》等数部手稿。

经传虽佚尔英名，
皖城之魂永有君。
伶仃幼弱父先故，
家世凄凉劫又频。
殇子离鸾泣姑歿，
抚孤事母忧病生。
曾图报国戎马去，
长为桃李唤东风。

茶颂

春风谷雨绿新芽，
新火煮茗香万家。
隐士一瓯隐尤乐，
诗家每盏诗也狂。
世俗常为解暑热，
僧侣喜作驱更寒。
载沉载浮阅今古，
洗尽尘心无自夸。

早春赞梅（外一篇）

李子航

娇妍不媚自清香，玉面红妆任春凉。
前世瑶台移真骨，乾坤灵气凝君芳。

读《醉翁亭记》有感

何处寻古迹？千载醉翁亭。
滁州众山里，酿泉溢清冷。
永叔游此地，今人复其吟。
国安万民乐，四海共和平。